

DING MO
WORKS

丁墨

著

待我有罪时

WHEN
I'M GUILTY
大结局



高口碑作家 丁墨 全新悬爱力作

谁有罪？谁无罪？一场以善为名的众恶惩罚。

— 心电图 — 终结篇 真相大白 — 心电图 —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即便世界嘲笑我的黑暗，你依然是我的光明。

丁墨

／
著

待我有罪时
WHEN
I'M GUILTY
大结局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待我有罪时. 大结局 / 丁墨著.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9.11 (2020.1 重印)
ISBN 978-7-5306-7775-9

I. ①待… II. ①丁… III. ①推理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227732 号

待我有罪时：大结局

DAI WO YOUZUI SHI: DA JIEJU

丁墨 著

特约策划：何亚娟 封面设计：小茜
责任编辑：魏青
出版发行：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电话传真：+86-22-23332651 (发行部)
 +86-22-23332656 (总编室)
 +86-22-23332478 (邮购部)

主页：<http://www.baihuawenyi.com>
印刷：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710 毫米 × 980 毫米 1/16
字数：376 千字
印张：21.75
版次：2019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2020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定价：39.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联系调换
地址：河北省廊坊市三河市杨庄镇杨庄村
电话：0316-3650243
邮编：06500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丁墨

DING MO

高人气作家，以独特的甜宠悬爱风格自成一派，被读者赞誉“又甜又刺激，又萌又感动”，“开创了全新的言情小说模式”。

其作品多次横扫各大畅销书排行榜，且均被改编为热门影视剧。其中，《他来了，请闭眼》同名网剧作为搜狐视频2015年度重磅巨制，成为国内首部视频网站反向输出至一线卫视的作品，引起轰动；2016年，《美人为馅》《如果蜗牛有爱情》同名电视剧火爆荧屏；2018年，由赵丽颖主演的同名电视剧《你和我的倾城时光》，掀起新一轮收视风潮。

已出版作品：

《他来了，请闭眼》
《他来了请闭眼之暗齏》
《如果蜗牛有爱情》
《美人为馅》
《美人为馅2：大结局》
《你和我的倾城时光》
《莫负寒夏》
《他与月光为邻》
《独家占有》
《泉宠》
《乌云遇皎月》
《挚野》
《挚野2：完结篇》

新浪微博：@丁墨

微信公众号：dingmo66



White Time

白马时光

品牌 设计



手机扫码
查看更多书籍
白马时光大陆旗舰店

更多好书请关注“白马时光”

官方微博：@白马时光图书

豆瓣小站：@白马时光图书

官方书友QQ群：491379599

投稿邮箱：tougaoormsg@163.com

影视版权抢购热线：18210681599 丁先生

团购联系电话：13810019615



Best Time

白 马 时 光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众人遇险	001
第二章	身份揭露	018
第三章	生死无常	034
第四章	别怕我在	051
第五章	罗羽番外	068
第六章	劫后余生	077
第七章	重归于好	091
第八章	告别景平	109
第九章	正式同居	126
第十章	学徒杀手	140



目 录
contents

第十一章	记忆碎片	155
第十二章	确定凶手	172
第十三章	一头雾水	187
第十四章	负屈衔冤	202
第十五章	洞悉一切	220
第十六章	连根拔起	236
第十七章	家属失踪	252
第十八章	他想回家	274
第十九章	落入圈套	294
第二十章	赤子犹在	311
番外一	宝宝的一天	336
番外二	签售	340



第一章

众人遇险

尤明许很快镇定下来，在心中默默地记住车的行进路线。然而车子似乎走了很多蜿蜒小路，她只能放弃了。

的确如她所感受的那样，车队在县道、乡道，甚至不知名的道路上，穿行了很久，与明面上的那个车队背道而驰。终于在两小时后，上了另一条高速，直奔黔东南。

尤明许感觉到上高速了，看了一眼罗羽，伸手掀开帘子，明白了方位。罗羽看见了她的动作，也没阻拦，且看到她脸色微变。

猛然间，罗羽的身体靠过来，在她耳边说：“明许，你跑不掉了。”

尤明许推开他，脸色变了又变，到底沉静下来，似乎已下定某种决心。罗羽不喜欢看她这个样子，仿佛正义使者，总是高高在上。他心念一动，半是诱惑半是威胁地说：“不是想看到我们的交易吗？乖乖的，什么都给你看，嗯？”

尤明许静默片刻，反而笑了，眼中冷光闪动：“行。”

罗羽哈哈大笑，说：“尤明许你也有今天，现在我让你生就生，我让你死就死。等那帮警察追上来，我们早就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接下来的路，我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别试图反抗，明白吗？”

尤明许似乎已经猜到了他将会有的险恶用心和嫁祸手段，她紧咬牙关，没吭声。

罗羽眸光幽深地看着她：“现在，给我揉揉腿，捶一捶，让我舒服舒服。”

尤明许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他已踢掉皮鞋，一只腿放上来，就放在她的大腿上，行为恶劣极了。

罗羽：“不想揉腿，那咱们就干点别的。”

尤明许的手重重地抓住他的小腿，使劲掐了一把，他脸色一变，却舒服地哼了出来，嗓音甚至怪怪的。尤明许快被他恶心死了。

他说：“继续捏。我看你还傲，傲给谁看。”说完脚一动，踩着她的大腿，故意揉了几下。尤明许全身恶寒，扣着他的脚不让他再占便宜，冷着脸，咬牙切齿给他揉着。

罗羽嘴角阴笑未退，眸光更深。

这么闹了一会儿，他把腿放下来，穿好鞋，尤明许面无表情，他却说道：“尤明许，逗你玩呢，咱们这才刚开始。”

尤明许没说话。

终于到了贵州东南部腹地，下了高速。

这边山多路险，很多地方不通高速。此时路上的车已经很少了，车队沉默地行驶在群山中。越往深山里开，路两旁的农舍就越少，偶尔有车经过，也有农村的孩童在路边张望。

尤明许是在第二辆车上，前面还有一辆车开道。

这时车队正路过一片农田，远处只有一座农舍，门口停了辆车，路旁还停了辆大卡车。

就在这时，那辆大卡车突然发动，从路旁直飙出来，完全是一副不要命的架势。领头的一辆车连避闪都来不及，就直接被撞下了路旁的坡，连翻几下，终于不动了，也没有人爬出来。

后面的几辆车急忙躲避，尤明许被巨大的惯性往前抛去，好在系了安全带，又被狠狠地拽了回来。罗羽也是一样。

他们的车急刹在路旁，有一半车头都在公路外了。罗羽和几个手下猛地抬头、拔枪。这时车外枪声已经响起来了。

尤明许直接打开了安全带，扑倒下来，心念转得飞快：不可能是警察，警察绝不可能现在就行动。是云南那边想要黑吃黑，还是别的仇敌？

这时她听到另一辆车上的黄珑厉喝一声：“是湘潭佬！赵纶我去你妈的！”约莫是认出对方是什么人了。

罗羽抬头射了两枪，一把拉住尤明许的手往怀里带，同时贴着车门下车。尤明许自然知道车上不能久留，跟着他下车。他带着她翻下山坡，躲在草丛里，看了她

一眼说：“待着别动。”

尤明许点了一下头，他便朝几个同样躲下来的手下打了个手势，伺机还击。

尤明许稍稍从草丛间抬头，只见那卡车旁、农舍后，有十来个人在和罗羽这边对射。顷刻间对方已倒下三四人，这边也倒了一两个，还不包括被撞的那辆车上的几个。

尤明许万万没想到，路上还能出这样的岔子，遇上黑帮埋伏火并。也不知道对她的任务而言，是福是祸。她只能静观其变，同时瞄着身旁的罗羽。万一他们落了下风，她就夺了罗羽的枪，只她一人，逃脱保命应该不难。

尤明许虽见过罗羽开枪杀阿华，却没想到他枪法这么好，对方有五六人都是被他一枪毙命的。渐渐地，这边就占了上风。黄珑和郭飞蝶也是狠角色，手底有人中弹，眉头都没皱一下，继续压着火力往敌人那里逼。

湘潭佬们见势不妙，也知道不能得手了，剩下的几人跳上车，飞驰而去。黄珑眼都打红了，刚要指挥小弟们追击，罗羽喊道：“站住！”

郭飞蝶也冷静下来，按住黄珑的肩膀：“别耽误正事，回头报告老板，再找他们算账。”

黄珑目光阴鸷地盯着前方，湘潭佬很快就跑没影了。到底没再坚持。

他们的计划显然被打乱了，带来的三十来个弟兄，死伤一半。罗羽沉思了一会儿，就迅速下达了指令：把人分成几拨，一拨收拾残局，不可能让尸体就这么躺在路上，被警察发现了，交易也就搞不成了。

黄珑被此事气得不行，被湘潭佬袭击，还要替他们擦屁股，于是又在对方的尸体上捅了好多刀才解气。

其他人将受伤的兄弟都扶到车上，就近找地方处理伤口。天已经黑了，得找地方落脚，明天再上路也来得及。好在随行的本来就有一位医生，忙不迭地给大家处理伤口。

很快，他们就在距离公路较远的山上，找到几间废弃无主的老房子，住了进去。

尤明许全程旁观，不声不响，也没做任何多余的事。毕竟，她比他们还希望交易顺利，好现场抓捕。

等一切都安顿好，罗羽处理完一切后，已是晚上八点多了。尤明许待在一个房间里，没多久就看到罗羽走进来，手里拿着两盒泡好的方便面。

尤明许自然不会跟肚子过不去，接过一盒，埋头就吃。罗羽在她身旁坐下，他

身上还有血迹，都是别人的，很快他也将方便面吃完了。

尤明许还没放碗，他已接过，一起丢到了屋外。尤明许看着他的身影，也不吭声。

他似乎有些疲惫，回到屋里。这屋子里只有一张破烂的床和两把凳子。他在凳子上坐下，点了支烟抽着。

尤明许说：“给我来一支。”

他弹了一支给她，尤明许含在嘴里，他已拿起打火机给她点烟，尤明许眉都没皱一下，让他点，然后往墙上一靠，慢慢抽着。

“怎么回事？”她问。

罗羽只囫囵地说：“湘潭佬一直和我们有仇，想抢生意。不过也要看有没有本事抢去。”

尤明许冷笑了一下，脑海中闪现他们今天目无法纪火并的场面，说：“你们该死。”

罗羽半点不生气，笑着说：“是啊，我们都该死。”

两人都静了一会儿，罗羽说：“做个交易？”

尤明许看着他。

他笑笑说：“我这趟是要博一笔大的。成了，今后邢几复见了都要高看我一眼；不成，命估计都得赔上。看起来这一趟的风险，比我预计的还大，万一没成，麻烦你替我收个尸。条件就是这一路，只要你听话，我就不会碰你。”

尤明许心中那种奇怪的感觉又涌了出来。她总觉得罗羽这个人，直至今日，她都没看透——看不透他的目的，看不透他偶尔的静默和对她的放过。

“那要是成了呢？”尤明许问。

罗羽放声大笑：“要是成了，什么都是我的，你也是我的。我想把你怎么样就怎么样，还有什么可说的？”

尤明许：“做梦！”

他伸手拍了一下她的脸，被她避开。他也不恼，说：“是不是做梦，你很快就知道了。”

罗羽走出房间，农舍下是一片片荒地，远山寂静，这深山里几乎没有灯火，天空渐渐飘起小雨，一片宁静。周围的房子里，传来受伤兄弟的呻吟声和说话声。

他默立了好一会儿，任细雨扑在脸上，竟有种别样的舒服惬意。

手机响了。他一看，心里“咯噔”一下，是邢几复打来的。

这不是正常的事。

这一次的交易实在太重要了，所以邢几复把他们三个都派来了。他尽管没露面，却也来了贵州，远程操控，只是不直接参与交易，也不露面。

不光是他，邢琰君也来了。大家都是分开走的。邢几复到底想退了，这一摊事虽然不会让邢琰君直接沾手，但太子爷将来终归是他们的新老板，邢几复估计是想让儿子提前有个准备。

刚才罗羽这边出事，一在农舍安顿好，就打电话给邢几复汇报了一下。邢几复虽感意外，但也没说什么，和他们一样，表示湘潭佬的账回头自然要算，但目前还是以交易为重，只叮嘱他们要更加警惕。

以往的交易过程，邢几复很少和他们主动联系，现在突然打电话来，是为了什么？

罗羽接起电话，语气恭敬：“老板。”

邢几复的嗓音难得地有一丝急躁：“罗羽，琰君出事了，他也遇到了湘潭佬，受了伤。他现在的位置离你很近。”

罗羽愣了一下，说：“我马上和他联系。”

邢几复说：“你看好琰君，明天一早就让他回湖南去。哼，湘潭佬，我要他们死。”

这几年罗羽很少看到邢几复动怒，他心中升起股寒意。挂了电话，他立刻叫了几个人，又与邢琰君联系了一下，跑到路边去接应了。

罗羽带着人在路边没等多久，就看到一辆黑色SUV开过来。

等到了近处，罗羽一眼就认出，曾和开车的司机有过一面之缘，等他看清了副驾驶室那人，眉头更是一沉，低声吩咐手下：“拿枪。”

手下们色变，手全按在衣服下的枪上，大战一触即发。

车在离他们两米处停下，先下来的是个熟面孔，罗羽认出是殷逢身边的助理陈枫。这人也是个角色，背对着他们，半点不慌，从车上又扶了个人下来。

罗羽看清后来下来的那人，瞬间色变，跑过去：“琰君！”

邢琰君全身是血，胳膊上缠着绷带，脸色苍白，被陈枫小心翼翼地扶着，朝罗羽点了一下头。

副驾驶室的人下来，正是殷逢。开车的是涂鸦，神色冷寂。

罗羽的手下连忙上前，接过邢琰君。罗羽看了一眼殷逢，低声问邢琰君：“伤要不要紧？怎么回事？”

邢琰君回忆起今晚的经历，还是心有余悸，他答：“我们遇到了湘潭佬，跟着我

的人伤的伤，死的死。我带着两个人逃了出来，正好遇到殷师兄，他把我送了过来。”

罗羽神色半点未变，点头说：“没事了，老板已经和我联系过，明天一早，派人送你回湖南。湘潭佬的账，回头再找他们清算。”

邢琰君没说什么，罗羽让手下扶他先回屋里休息。邢琰君走了几步，转身说：“殷师兄，多谢。罗羽，殷师兄几天前就跟我说过，会去贵州采风，恰好碰到他们是我命大。师兄，回湖南我再请你吃饭。罗羽，替我送送他们。”

邢琰君说完，越过众人，朝殷逢点了点头。

殷逢只是一笑，说：“举手之劳，湘城见。”

等邢琰君走远了，殷逢带着人刚要上车，罗羽使了个眼色，手下们就把他们连车带人围了起来。

殷逢慢条斯理地说：“罗禽兽，你这是什么意思？就这么对待你们太子爷的救命恩人？”

罗羽冷笑：“救命恩人？我看是处心积虑吧！”

罗羽无从知道殷逢跟专案小组的关系，但殷逢的底细，他也摸过。殷逢曾经协助过警方破案，罗羽是知道的。此外，这人不管失忆前还是失忆后，都和尤明许纠缠不清。罗羽自然不会信“他刚好遇到邢琰君顺手救了”这种鬼话。罗羽也不认为邢琰君就真的信了，太子爷虽然比他们单纯得多，但是不笨。然而临走前，太子爷还是发了话，放殷逢走。到底是干干净净的人，心太软。

这殷逢也太胆大包天了，竟敢跟踪他们到这里来，还堂而皇之地出现。无论这人此行的目的，是于公还是于私，他既然跟到了这条路上，罗羽就不可能放他走。

“带走！”罗羽下令。

殷逢身后的陈枫和涂鸦同时色变，罗羽手下们来抓，两人挣扎了几下，寡不敌众，被制服。

倒没人动殷逢，他那点三脚猫功夫，罗羽也见过，皮笑肉不笑地说：“殷老师，请吧！”既然他自投罗网，罗羽干脆遂了他的心愿。

三人很快被绑得结实结实，嘴上还贴了胶带，趁着夜色，把他们押往老屋的其中一间，关了起来。

由于涂鸦刚才表现得非常弱，人看起来又笨笨的，那些手下根本没当回事，把他们关进房子里就出去了，门口只守了一个人。

这小破屋子里连张板凳都没有，殷逢就坐在地上，陈枫和涂鸦坐在他身后。涂

鸦听得门口的人在吃东西，手腕一翻，一片薄薄的刀片就从袖子里掉了出来。

这一招，还是殷逢告诉他的。

过了一会儿，他手腕上的绳子就被磨断了一根，以他的力气，发了狠，剩下的也就挣开了，他撕掉嘴上的胶带，又替他俩撕开，说：“殷老师，现在怎么办？”

殷逢说：“就这样，我们俩的绳子不用解开了，免得待会儿还要缠。”

他的话，两人自然无条件信服。

这一路过来，警方远远地跟着罗羽的车队，他们不方便靠近，押后一段，干脆就跟着邢琰君。等邢琰君遇袭，殷逢才决定现身相助。其他人劝殷逢慎重，一旦暴露可能有生命危险。

殷逢只说了两句话：

邢琰君还不该死。

自己一定不会有事。

果然，如殷老师所料，邢琰君和罗羽会合后，开口保了他们。罗羽也没有对他们下手。

只不过……

陈枫和涂鸦对视一眼，陈枫说：“那我们也没必要把邢琰君送到这里来，远远放下就是。现在束手就擒，有什么好处？”

殷逢说：“尤明许在这里。”

陈枫：“可是你又没有见着她。”

殷逢哼笑一声：“以她的性格，会乖乖待在房子里吗？罗羽不会绑她，她趁他不注意，肯定会出来踩点，看看他们的人手、防御分布。那不就见着了？”

涂鸦笑了笑说：“见着又怎么样？你还能跟她说上话？”罗羽还不废了你？但这句话他没敢说出口。

殷逢说：“用不着说话，她看到我就明白了。”

涂鸦和陈枫忽然觉得被塞了一嘴腻歪无比的狗粮。

为避免被人发现，殷逢又指使涂鸦把自己的嘴用胶带贴上。废弃的房子，自然没什么遮拦，他转头望着窗外，匪徒们大多在房间里休息，没看见罗羽的踪迹，只有两三个人蹲守在外。

天色沉黑，远山匍匐。一个人从对面的一间房走出来，她脸色平静，眼睛飞快地将周围扫了一圈，不动声色。

几个喽啰看见她，既没管，也没吭声。

殷逢心里忽然就升起一股怨气——这是把她当大嫂了？尽管知道她不过是逢场作戏，虚与委蛇，他心里还是有强烈的所有物被人覬覦的怒意。

不过，在看了她一会儿后，那怒意又神奇地烟消云散了。

最近一直如此，总是如此。

屋外山坡上，只有一点暗淡的照明灯光从屋内射出来，正好照在她脸上。她向来会演戏，伸了个懒腰，脸色淡淡的，仿佛漫不经心，却把屋外都走了一圈，每到一房外都瞟一眼。

走到其中一间时，她愣了一下，低头走过。殷逢猜她是看到了邢琰君。

等快到这间房时，她抬起头，两人的目光就对上了。

尤明许的确是出来踩点的，她要摸清他们现在的人手情况，好做到心里有数。看到受伤的邢琰君，她感到很意外。据说邢几复从来不让亲儿子沾这些事，看样子这回也让太子爷跟来了，而且还出了意外。

她正在猜是不是湘潭佬动的手，结果一转眼，就看到了那人的面孔，尤明许眼睛都瞪直了。

似乎每一次，殷逢都会在她意想不到的时间、地点，以她觉得完全不可能的方式冒出来。龙潭虎穴都拦不住他。偏偏每一次，他还都能好好的，屁事儿没有。

看到她呆住的表情，殷逢忽然就感到了愉悦，笑了。

而尤明许从黑乎乎的窗口，看到那个向来冷傲邪气的男人，伸了个脑袋，嘴上还贴了块大大的胶布，头发和衣领也是乱的。他却在对她笑，这一刹那既有尤英俊的傻气，又有如今的他所具有的沉稳笃定。

尤明许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在这一刹那混乱不已。

他只是一个笑，却令她浑身上下都感觉到了触电般的悸动。

两人沉默地对望了一会儿，怕引起喽啰们的注意，尤明许转过头去，看向了另一边。

过了一会儿，殷逢看到她也笑了，眼眸低垂，嘴角翘起。他知道那是在对自己笑，猛然间他感觉到心脏漏跳了一拍，酥酥麻麻的感觉在心上爬。

尤明许回到房间，靠在椅子上闭目养神，门一响，罗羽进来了，神色如常地走到床边，和衣躺下。

两人都静了一会儿，尤明许睁着眼留心着他。

他却已闭眼，一只手搭在额头上，说：“睡吧，明许。一切明天都会有个结果。”过了一会儿，尤明许也闭上眼睛。

本来她只是半睡半醒，忽然某个时分，闻到了一阵很轻的香味。她脑子里一个激灵，想要睁眼，却发现眼皮沉得厉害，香气逼近，有什么东西重重按在了她的口鼻上，她急喘了两口气，头昏脑涨，陷入了昏迷。

殷逢是被疼醒的，有人在扯他脸上的肉。

他睁开眼，就看到昏暗的光线里，冠军那张皮笑肉不笑的脸。他们还在那间废弃的农舍里，旁边的涂鸦和陈枫也在揉眼睛。

冠军递了杯水给他，说：“殷老师，你们被下药啦，其他人都跑了。可惜论下药，我是他们的祖宗！”

殷逢从地上爬起来，说：“他们走了多久？”

冠军答：“半个小时。”

“阿许呢？”

“当然也被带走了。不过奇怪，除了你们，他们还留下了两个人，也被下药了。”

殷逢等人走到另一间屋子，看到两个人躺在地上，昏睡不醒。不是别人，正是昨天护着邢琰君逃出来的好手。

陈枫问：“这药会让人昏迷多久？”

冠军答：“起码到明天晚上。”

陈枫：“交易就在今天，真到那时候，黄花菜都凉了。”又看了一眼地上的两人，昨天邢琰君在车上还提过，他身边都是父亲亲选的人，昨天罗羽还说，今天一早要送邢琰君回湖南。

陈枫眸光一闪：“罗羽这是几个意思？”

殷逢却只微微一笑：“有意思。”

带走的人里，罗羽其实只迷晕了尤明许和邢琰君。尤明许被丢在他的车上，邢琰君则被塞进后备厢里。等一切处理好，他才去叫醒黄珑和郭飞嵘，告诉他们马上就走。

黄珑问：“怎么了？”

罗羽答：“我怀疑湘潭佬动静太大，警方已经盯上我们了，早走早好。”

这话让人无法反驳。

郭飞嵘又问：“太子呢？”

罗羽笑了一下，说：“老板不放心，一个小时前就让他带人走了。走了也好，毕竟咱们这趟很危险。”

黄珑和郭飞嵘对视一眼，没说话。到底是亲儿子，邢几复对他们几个再推心置腹，这种亡命的事，也不会让儿子碰一丁点。于是两人也懒得问了。

黄珑想起一件事，又问：“昨天送琰君回来的那几个人呢？不是和你有仇吗？”

罗羽说：“我下了药，他们会睡到明天晚上，不用管。”

黄珑看着他：“还是杀了省事。”

罗羽笑笑说：“阿珑，我们是来做生意的，不是来杀人的。他们有些来头，杀了只怕警察会往死里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再说他们到底救了太子，太子发话了，放过他们。今天我们要是真杀了他们，回头太子接班，心里会有疙瘩。”

这话说到黄珑和郭飞嵘心坎上了，两人不再说什么，带着手下，趁夜色上车离去。

当尤明许再次醒来时，天已大亮，她发现车队没有行驶在公路上，而是已经开入了密林，颠簸穿行。罗羽坐在副驾，戴了副墨镜，神色淡漠。

她和一个人坐在后排，正是邢琰君，他刚被他们从后备厢里转移过来。只不过，两人的双手都被绳索绑在了前排座椅上，绑得很紧，根本没法挣脱。

她冷道：“罗羽，你干什么？”

罗羽往后看了她一眼，笑笑：“醒了？就快到了。”

她踢了他的座椅一脚，罗羽笑意更深，不为所动。这一番动静，让身旁的邢琰君也悠悠醒来，看到车上的情形，一愣。

邢琰君并不笨，心慢慢下沉，说：“罗羽，你想要什么，可以和我爸慢慢谈。”

罗羽说：“太子爷误会了，待会儿很危险，我是想让你们留在车上，别乱跑，免得受伤。万一被枪杀了，我怎么和老板交代？”

邢琰君：“罗羽！我爸怎么对你的？你真的要背叛他？”

尤明许没作声，看着两人脸色。罗羽静了一会儿，答：“是的，我要背叛他。”

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邢琰君的脸色又青又白，说不出话来。尤明许这时开口：“不管你投靠了谁，是哪一边的人，绑他来就算了，绑我干什么？”

罗羽笑出了声，说：“是啊，绑你来干什么？尤明许，你那么聪明，想想看，我绑了邢几复的儿子，为什么还要把你也绑来呢？想想看，我为什么一定要迫到你？为什么要把你带到老板面前晃？因为只有得到你，我才能在他身边更进一步，得到这次的大生意，哈哈！”